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七侠五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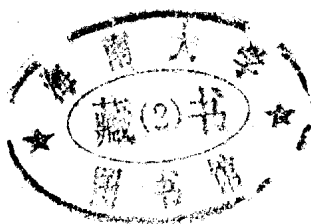
〔清〕石玉昆 著

人民
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七侠五义

〔清〕石玉昆 著
田 荣 注



* A 1 0 6 2 6 0 3 *

太白

文艺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

且说欧阳爷、丁大爷在庙中彼此闲谈。北侠说：“逢场作戏，其中还有好处。”丁大爷问道：“其中有何好处？请教。”北侠道：“那马刚他既称孤道寡，不是没有权势之人。你若明明把他杀了，他若报官，说他家员外被盗寇持械戕命^①，这地方官怎样办法？何况又有他叔叔马朝贤在朝，再连催几套文书，这不是要地方官外调么？如今改了面目将他除却，这些姬妾妇人之见，她岂不又有枝添叶儿，必说这妖怪青脸红发，来去无踪，将马刚之头取去。况还有个胖妾吓倒，她的痰向上来，十胖九虚，必也丧命。人家不说她是痰，必说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。他纵然报官，你家出了妖怪，叫地方官也是没法的事。贤弟想想，这不是好处么？”丁大爷听了，越想越是，不由地赞不绝口。二人闲谈多时，略为歇息，天已大亮。与了瘸道香资，二人出庙。丁大爷务必请北侠同上菜花村暂住几日，俟临期再同上灶君祠会齐，访拿花冲。北侠原是无牵挂之人，不能推辞，同上菜花村去了。这且不言。

单说二员外韩彰自离了汤团铺，竟奔杭州而来。沿路行去，闻得往来行人尽皆笑说，以“花蝶设誓”当做骂话。韩二爷听不明白，又不知花蝶为谁。一时腹中饥饿，见前面松林内酒幌儿，高悬

一个小小红葫芦，因此步入林中。见周围芦苇的花幢，满架的扁豆秧儿，正当秋令，豆花盛开。地下有种着些儿草花，颇颇有趣。来到门前，上悬一匾，写着“大夫居”三字。韩爷进了门。前院中有两张高桌，却又铺着几领芦席，设着矮座。那边草房三间，有个老者在那里打盹。

韩爷看了一番光景，正惬心怀，便咳嗽一声。那老者猛然惊醒，拿了代手前来，问道：“客官吃酒么？”韩爷道：“你这里有什么酒？老者笑道：“乡居野况，无甚好酒，不过是白干烧酒。”韩爷道：“且暖一壶来。”老者去不多时，暖了一壶酒，外有四碟：一碟盐水豆儿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吹雨麻花，一碟薄脆。韩爷道：“还有什么吃食？”老者道：“没有别的，还有卤煮斜尖豆腐合热鸡蛋。”韩爷吩咐：“再暖一角酒来，一碟热鸡蛋，带点盐水儿来。”老者答应。刚要转身，见外面进来一人，年纪不过三旬，口中道：“豆老丈，快暖一角酒来，还有事呢。”老者道：“吓，庄大爷，往哪里去，这等忙？”那人叹道：“噯！从哪里说起！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见了。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给姐夫送信去。”韩爷听了，便立起身来让坐。那人也让了三言两语。韩爷便把那人让至一处。那人甚是直爽，见老儿拿了酒来，他却道：“豆老丈，我有一事。适才见幢外有几只雏鸡，在那里刨食吃。我与你商量，你肯卖一只与我们下酒么？”豆老儿笑道：“那有什么呢。只要大爷多给几钱银就是。”那人道：“只管弄去，做成了，我给你二钱银子如何？”老者听说二钱银子，好生欢喜地去了。韩爷拦道：“兄台却又何必宰鸡呢。”那人道：“彼此有缘相遇，实是三生有幸；况我也当尽地主之谊。”说毕彼此就座，各展姓字②。原来此人姓庄名致和，就在村前居住。韩爷道：“方才庄兄说还有要紧事，不是要给令亲送信呢么？不可因在下耽搁了工夫。”庄致和道：“韩兄放心。我还要在就近处访查

访查呢。就是今日赶急送信与舍亲，他也是没法子。莫若我先细细访访。”正说至此，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人，口中嚷道：“老豆吓，咱弄一壶热热的。”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边桌上，脚登板凳，立愣着眼，瞅着这边。韩爷见这样形景，也不理他。

豆老儿拧着眉毛，端过酒去。那人摸了一摸，道：“不热呀，我要热热的。”豆老儿道：“狠热了吃不到嘴里，不该抱怨小老儿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只管烫去。”豆老儿只得从新烫了，道：“这可热得很了。”那人道：“热热得很好，你给我斟上凉着。”豆老儿道：“这是图什么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别管！大爷是这么个脾气儿。我且问你，有什么荤腥儿拿一点我吃。”豆老儿道：“我这里是大爷知道的，乡村铺儿那里讨荤腥来。无奈何，大爷将就些儿罢。”那人把醉眼一瞪，道：“大爷花钱，为什么将就呢？”说着话，就举起手来。豆老儿见势头不好，便躲开了。那人却趑趄地来至草房门前，一嗅，觉得一股香味扑鼻，便进了屋内。一看，见柴锅内煮着一只小鸡儿，又肥又嫩。他却说道：“好吓！现放着荤菜，你说没有。老豆，你可是猴儿拉稀，坏了肠子咧。”豆老儿忙道：“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钱银子煮着自用的。大爷若要吃时，也花二钱银子，小老儿再与你煮一只就是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二钱银子！大爷先吃了，你再给他们煮去。”说罢，拿过方盘来，将鸡从锅内捞出，端着往外就走。豆老儿在后面说道：“大爷不要如此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这如何使得！”那人道：“大爷是嘴急地等不得，叫他们等着去罢。”

他在这里说，韩爷在外面已听明白，登时怒气填胸，立起身来，走至那人跟前，抬腿将木盘一踢，连鸡带盘全合在那人脸上。鸡是刚出锅的，又搭着一肚子滚汤，只听那人“噯呀”一声，撒了手，栽倒在地，登时满脸上犹如尿泡里串气儿，立刻开了一个果

子铺，满脸鼓起来了。韩爷还要上前，庄致和连忙拦住。韩爷气忿忿地坐下。那人却也知趣，这一烫，酒也醒了，自己想了一想，也不是理；又见韩爷的形景，估量着他不是个儿，站起身来就走，连说：“结咧，结咧！咱们再说再议。等着，等着！”搭讪着走了。这里庄致和将酒并鸡的银子会过。饶没吃成，反多与了豆老儿几分银子。劝着韩爷，一同出了大夫居。

这里，豆老儿将鸡捡起来，用清水将泥土洗了去，从新放在锅里煮了一个开，用冰盘捞出端在桌上，自己暖了一角酒，自言自语：“一饮一啄，各有分定。好好一只肥嫩小鸡儿，那二位不吃，却便宜老汉开斋。这是从哪里说起！”才待要吃，只见韩爷从外面又进来。豆老儿一见，连忙说道：“客官，鸡已熟了，酒已热了，好好放在这里。小老儿却没敢动，请客官自用罢。”韩爷笑道：“俺不吃了。俺且问你：方才那厮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居住？”豆老儿道：“客官问他则甚？好鞋不粘臭狗屎，何必与他怄气呢！”韩爷道：“我不过知道他罢了，谁有工夫与他怄气呢。”豆老儿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他父子家道殷实，极其悭吝，最是强梁。离此五里之遥，有一个卞家疃，就是他家。他爹爹名叫卞龙，自称是铁公鸡，乃刻薄成家，真是一毛儿不拔。若非怕自己饿死，连饭也是不吃。谁知他养的儿子更狠，就是方才那人，名叫卞虎。他自称外号癞皮象。他为什么起这个外号儿呢？一来是无毛可拔，二来他说当初他爹没来由，起手立起家业来，故此外号止于‘鸡’；他是生成的胎里红，外号儿必得大大地壮门面，故此称‘象’。又恐人家拿他当了秧子手儿③，因此又加上‘癞皮’二字，言其他是家传的吝啬，也不是好惹的。自从他父子如此，人人把个卞家疃改成‘扁加团’了。就是他来此吃酒，也是白吃白喝，尽除帐，从来不知还钱。老汉又惹他不起，只好白填噪他罢了④。”韩爷又问道：“他那疃

里可有店房么？”豆老儿道：“他那里也不过是村庄，哪有店房。离他那里不足三里之遥，有个桑花镇，却有客寓。”

韩爷问明底细，执手别了豆老儿，竟奔桑花镇而来，找了寓所。到了晚间，夜阑人静，悄悄离了店房，来至卞家瞳。到了卞龙门前，跃墙而入，施展他飞檐走壁之能，爬伏在大房之上，偷睛往下观看。见个尖嘴缩腮的老头子，手托天平，在那里平银子。左平右平却不嫌费事，必要银子比砝码微低些方罢。共平了二百两，然后用纸包了四封，用绳子结好，又在上边打了花押，方命小童抱定，提着灯笼，往后面送去。他在那里收拾天平。

韩爷趁此机会，却溜下房来，在卡子门垛子边隐藏。小童刚迈门槛，韩爷将腿一伸，小童往前一扑，唧咕咚栽倒在地，灯笼也灭了。老头子在屋内高声言道：“怎么了？栽倒咧！”只见小童提着灭灯笼来对着了，说道：“刚迈门槛，不防就一交倒了。”老头子道：“小孩子家，你到底留神吓！这一栽，管保把包儿栽破，洒了银渣儿如何找寻呢？我不管，拿回来再平，倘若短少分两，我是要扣你的工钱的。”说着话，同小童来至卡子门，用灯一照，罢咧！连个纸包儿的影儿也不见了。老头子急得两眼冒火，小童儿慌得二目如灯，泪流满面。老头子暴躁道：“你将我的银子藏于何处了？快快拿出来！如不然，就活活要了你的命！”正说着，只见卞虎从后面出来，问明此事。小童哭诉一番。卞虎哪里肯信，将眼一瞪道：“好囚攘的⑤！人小鬼大，你竟敢弄这样的戏法！咱们且向前面说来。”说罢，拉了小童，卞龙反打灯笼在前引路，来至大房屋内。早见桌上用砝码压着个字帖儿，上面字有核桃大小，写道：“爷爷今夕路过汝家，知道你刻薄成家，广有金银，又兼俺盘费短少，暂借银四封，改日再还。不可诬赖好人。如不遵命，爷爷时常夜行此路，请自试爷爷的宝刀，免生后悔！”卞龙见了此帖，登时

浑身乱抖。卞虎将小童放了，也就发起怔来。父子二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忍着肚子疼，还是性命要紧，不敢声张，惟有小心而已。

要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注释】

①戕(qiāng抢)命：害命。戕，杀害。②展：陈述，告诉。③秧子手儿：比喻不懂人情世故而常受欺骗的阔少爷。秧子，秧苗。④填噪：出于无奈而给予。⑤囚攘(nǎng囊)：骂人语。囚犯。

第六十二回

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

且说韩二爷揣了四封银子，回归旧路，远远听见江西小车吱扭扭地奔了松林而来。韩爷急中生智，拣了一株大树爬将上去，隐住身形。不意小车子到了树下，咯噔地歇住。听见一人说道：“白昼将货物闷了一天，此时趁着无人，何不将他过过风呢？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，不然闷坏了，岂不白费了功夫呢！”答言的却是妇人的声音。只见他二人从小车上开開箱子，搭出一个小小人来，叫他靠在树身之上。

韩爷见了，知他等不是好人，暗暗地把银两放在槎桠之上，将朴刀拿在手中，从树上一跃而下。那男子猛见树上跳下一人，撒腿往东就跑。韩爷那里肯舍，赶上一步，从后将刀一搠，那人“嗷呀”了一声，早已着了利刃，栽倒在地。韩爷撒步回身，看那妇人时，见她哆嗦在一堆儿，自己打得牙山响，犹如寒战一般。韩爷用刀一指道：“你等所做何事？快快实说！倘有虚言，立追狗命。讲！”那妇人道：“爷爷不必动怒，待小妇人实说。我们是拐带儿女的。”韩爷问道：“拐去男女置于何地？”妇人道：“爷爷有所不知。只因襄阳王爷那里要排演优伶歌妓，收录幼童弱女，凡有姿色的，总要赏五六百两。我夫妻因穷所迫，无奈做此暗昧之事。不

想今日遇见爷爷识破，这也是天理昭彰。只求爷爷饶命！”韩爷又细看那孩儿，原来是个女孩儿。见她愕愕怔怔地，便知道其中有诈。又问道：“你等用何物迷了她的本性？讲！”妇人道：“她那泥丸宫有个药饼儿，揭下来，少刻就可苏醒。”韩爷听罢，伸手向女子头上一摸，果有药瓶，连忙揭下，抛在道旁。又对妇人道：“你这恶妇！快将裙绦解下来。”妇人不敢不依，连忙解下，递给韩爷。韩爷将妇人发髻一提，拣了一棵小小的树身，把妇人捆了个结实。翻身蹿上树去，揣了银子，一跃而下。才待举步，只听那女孩儿“啜哟”了一声，哭出来了。韩爷上前问道：“你此时可明白了？你叫什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我叫巧姐。”韩爷听了，惊骇道：“你母舅可是庄致和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正是。伯伯如何知道？”韩爷听了，暗暗念佛：“无心中救了巧姐，省我一番事。”又见天光闪亮，惟恐有些不便，连忙说道：“我姓韩，与你母舅认识。少时若有人来，你就喊救人，叫本处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。拐你的男女，我已俱拿住了。”说罢，竟奔桑花镇去了。

果然，不多时，路上已有行人。见了如此光景，问了备细，知是拐带，立刻找着地方保甲，放下妇人，用铁锁锁了，带领女子同赴县衙。县官升堂，一鞠即服。男子已死，着地方掩埋。妇人定案寄监。此信早已传开了。庄致和闻知，急急赶县，当堂将巧姐领回。路过大夫居，见了豆老儿，便将巧姐已有的话说了。又道：“是姓韩的救的，难道就是昨日的韩客官么？”豆老儿听见，好生欢喜，又给庄爷暖酒作贺。因又提起：“韩爷昨日复又回来，问卞家的底里。谁知今早闻听人说，卞家丢了许多的银两。庄大爷，你想这事诧异不诧异？老汉再也猜摸不出这位韩爷是个什么人来。”

他两个只顾高谈阔论，讲究此事。不想那边坐着一个道人，

立起身来，打个稽首，问道：“请问庄施主，这位韩客官可是高大身躯，金黄面皮，微微的有点黄须么？”庄致和见那道人骨瘦如柴，仿佛才病起来的模样，却又目光如电，炯炯有神，声音洪亮，另有一番别样的精神，不由地起敬道：“正是。道爷何以知之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小道素识此人极其侠义，正要访他。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？”豆老儿听至此，有些不耐烦，暗道：“这道人从早晨要了一角酒，直耐到此时，占了我一张座儿，仿佛等主顾的一般。如今听我二人说话，他便插言，想是个安心哄嘴吃的。”便没有好气地答道：“我这里过往客人极多，谁耐烦打听他往哪里去呢？你既认得他，你就趁早儿找他去。”那道人见豆老儿说的话倔强，也不理他，索性就棍打腿，便对庄致和道：“小道与施主相遇，也是缘分，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两角酒么？”庄致和道：“这有什么！道爷请过来，只管用，俱在小可身上。”那道人便凑过来。庄致和又叫豆老儿暖了两角酒来。豆老无可奈何，瞅了道人一眼道：“明明是个骗酒吃的，这可等着主顾了。”嘟嘟囔囔地温酒去了。

原来这道人就是四爷蒋平。只因回明包相，访查韩彰，扮做云游道人模样，由丹凤岭慢慢访查至此。好容易听见此事，焉肯轻易放过。一壁喝酒，一壁细问昨日之事，越听越是韩爷无疑。吃毕酒，蒋平道了叨扰。庄致和会了钱钞，领着巧姐去了。

蒋平也就出了大夫居，逢村遇店，细细访查，毫无下落。看看天晚，日色西斜，来至一座庙宇前，匾上写着“铁岭观”三字，知是道士庙宇，便上前。才待击门，只见山门放开，出来一个老道，手内提定酒葫芦。再往脸上看时，已然喝得红扑扑地，似有醉态。蒋平上前稽首道：“无量寿佛！小道行路天晚，意欲在仙观借宿一宵，不知仙长肯容纳否？”那老道也斜着眼，看了看蒋平道：“我看你人小瘦弱，倒是个不生事的。也罢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到前面

沽了酒回来，自有道理。”蒋平接口道：“不瞒仙长说，小道也爱杯中物，这酒原是咱们玄门中当用的。乞将酒器付与小道，待我沽来奉敬仙长如何？”那老道听了，满面堆下笑来，道：“道友初来，如何倒要叨扰？”说着话，却将一个酒葫芦递给四爷。四爷接过葫芦，又把自己的渔鼓简板以及算命招子交付老道^①。老道又告诉他卖酒之家。蒋平答应。回身去不多时，提了满满的一葫芦酒，额外又买了许多的酒菜。老道见时，好生欢喜，道：“道兄初来，却破许多钱钞，使我不安。”蒋平道：“这有甚要紧。你我皆是同门，小弟特敬老兄。”

那老道更觉欢喜，回身在前引路，将蒋平让进，关了山门。转过影壁，便看见三间东厢房。二人来至屋内，进门却是悬龕供着吕祖^②，也有桌椅等物。蒋爷倚了招子，放下渔鼓简板，向上行了礼。老道掀起布帘，让蒋平北间屋内坐。蒋平见有个炕桌，上面放着杯壶，还有两色残肴。老道开柜拿了家伙，把蒋平新买的酒菜摆了，然后暖酒添杯，彼此对面而坐。蒋爷自称姓张，又问老道名姓。原来姓胡名和。观内当家的叫做吴道成，生的黑面大腹，自称绰号铁罗汉，一身好武艺，惯会趋炎附势。这胡和见了酒如命的一般，连饮了数杯，却是酒上加酒，已然醺醺。他却顺口开河道：“张道兄，我有一句话告诉你。少时当家的来时，你可不要言语，让他们到后面去，别管他们作什么。咱们俩就在前边，给他个痛喝。喝醉了，就给他个闷睡。什么全不管他。你道如何？”蒋爷道：“多承胡大哥指示。但不知当家的所做何事？何不对我说说呢？”胡和道：“其实告诉你也不妨事。我们这当家的，他乃响马出身，畏罪出家。新近有他个朋友找他来，名叫花蝶，更是个不尴不尬之人，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。昨晚有人追下来了，竟被他们拿住锁在后院塔内，至今没放。你说他们的事管得么？”蒋爷听了

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他们拿住是什么人呢？”胡和道：“昨晚不到三更，他们拿住人了。是如此如彼，这般这样。”蒋爷闻听，唬个魂不附体，不由惊骇非常。

你道胡和说什么“如此如彼，这般这样”？原来韩二爷于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后，来至桑花镇，到了寓所，便听见有人谈论花蝶。细细打听，方才知，敢则是个最爱采花的恶贼，是从东京脱案逃走的大案贼。怨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。暗暗地忖度了一番。到了晚间，托言玩月，离了店房。夜行打扮，悄悄的访查。偶步到一处，有座小小的庙宇，借着月光初上，见匾上金字乃“观音庵”三字，便知是尼僧。刚转转到那边，只见墙头一股黑烟落将下去。韩爷将身一伏，暗道：“这事奇怪。一个尼庵，我们夜行人到此做什么？必非好事。待我跟进去。”一飞身跃上墙头，往里一望，却无动静。便落下平地，过了大殿，见角门以外路西，单有个门儿虚掩，挨身而入，却是三间茅屋，惟有东间明亮。早见窗上影儿是个男子，巧在鬓边插的蝴蝶颤巍巍地在窗上摇舞。韩爷看在眼里，暗道：“竟有如此的巧事，要找寻他，就遇见他。且听听动静，再作道理。”稳定脚尖，悄悄蹲伏窗外。只听花蝶道：“仙姑，我如此哀恳，你竟不从。休要惹恼我的性儿，还是依了好。”又听有一女子声音道：“不依你便怎样？”又听花蝶道：“凡妇女入了花蝶之眼，再也逃不出去，何况你这女尼！我不过是爱你的容颜，不忍加害于你。再若不识抬举，你可怨我不得了。”又听女尼道：“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只因自幼多灾多病，父母无奈，将我舍入空门，自己也要忏悔，今生修个来世。不想今日遇见你这邪魔，想是我的劫数到了。好！好！好！惟有求其速死而已。”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。忽听花蝶道：“你这贱人，竟敢以死吓我。我就杀了你！”韩爷听至此，见灯光一晃，花蝶立起身来，起手一晃，想是抽刀。韩爷

一声高叫道：“花蝶休得无礼！俺来擒你！”

屋内花冲猛听外面有人叫他，吃惊不小。噗地一声，将灯吹灭，掀软帘奔至堂屋，刀挑帘栊，身体往斜刺里一纵。只听“啪”，早有一枝弩箭钉在窗棂之上。花蝶暗道：“幸喜不曾中了暗器。”二人动起手来。因院子窄小，不能十分施展，只于彼此招架。正在支持，忽见从墙头跳下一人，咕咚一声，其声甚重。又见他身形一长，是条大汉，举朴刀照花蝶劈来。花蝶立住脚，望大汉虚搦一刀。大汉将身一闪，险些儿栽倒。花蝶抽空跃上墙头。韩爷一飞身，跟将出去。花蝶已落墙外，往北飞跑。韩爷落下墙头，追将下去。这里大汉出角门，绕大殿，自己开了大门，也就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。

韩爷追花蝶有三里之遥，又见有座庙宇。花蝶跃身跳进，韩爷也就飞过墙去。见花蝶又飞过里墙，韩爷紧紧跟随。追至后院一看，见有香炉角三座小塔，惟独当中的大些。花蝶便往塔后隐藏，韩爷步步跟随。花蝶左旋右转，韩爷前赶后拦。二人绕塔多时，方见那大汉由东边角门赶将进来，一声喊叫：“花蝶，你往哪里走！”花蝶扭头一看，故意脚下一跣，身体往前一栽。韩爷急赶一步，刚然伸出一手，只见花蝶将身一翻，手一撒，韩爷肩头已然着了一下，虽不甚疼，觉得有些麻木。暗说：“不好，必是药标③。”急转身跃出墙外，竟奔回桑花镇去了。

这里花蝶闪身计打了韩彰，精神倍长，迎了大汉，才待举手，又见那壁厢来了个雄伟胖大之人，却是吴道成。因听见有人喊叫，连忙赶来，帮着花蝶将大汉拿住，锁在后院塔内。

胡和不知详细，他将大概略述一番，已然把个蒋爷惊得目瞪口呆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注释】

①渔鼓筒板：道士唱道情时，手执的打击乐器。②吕祖：吕洞宾。传说中的“八仙”之一。为道教所尊奉。③药标：即药镖。含有毒药的镖。镖，形状如枪头的武器，可投掷伤人。

第六十三回

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

且说蒋四爷听胡和之言，暗暗说道：“怨不得我找不着我二哥呢，原来被他们擒住了。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外面叫门。胡和答应着，却向蒋平摆手，随后将灯吹灭，方趑趄趑趄出来开放山门。只听有人问道：“今日可有什么事么？”胡和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。横竖也没有人找，我也没有吃酒。”又听一人道：“他已醉了，还说没吃酒呢。你将山门好好地关了罢。”说着，二人向后边去了。胡和关了山门，从新点上灯来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可没了事咧！咱们喝罢，喝醉了给他个睡，什么事全不管他。”蒋爷道：“很好。”却暗暗算计胡和。不多时，将老道灌了个烂醉，人事不知。蒋爷脱了道袍，扎缚停当，来至外间，将招子拿起，抽出三棱鹅眉刺，熄灭了灯，悄悄出了东厢房，竟奔后院而来。果见有三座砖塔，见中间的极大。刚然走至跟前，忽听嚷道：“好吓，你们将老爷捆绑在此，不言不语，到底是怎么样呵？快快给老爷一个爽利呀！”蒋爷听了，不是韩爷的声音，悄悄道：“你是谁？不要嚷，我来救你。”说罢，走至跟前，把绳索挑去，轻轻将他二臂舒回。

那大汉定了定神，方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姓蒋名平。”大汉失声道：“噯哟，莫不是翻江鼠蒋四爷么？”蒋平道：

“正是，你不要高声。”大汉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小人龙涛，自仁和县灶君祠跟下花蝶来到此处。原要与家兄报仇，不想反被他们拿住。以为再无生理，谁知又蒙四爷知道搭救。”蒋爷听了便问道：“我二哥在哪里？”龙涛道：“并不曾遇见什么二爷。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冯七给小人送的信，因此得信到观音庵访拿花蝶。爬进墙去，却见个细条身子的与花蝶动手，是我跳下墙去帮助。后来花蝶跳墙，那人比我高多了，也就飞身跃墙，把花蝶追至此处。及至我爬进墙来帮助，不知那人为什么反倒越墙走了。我本不是花蝶对手，又搭上个黑胖老道，如何敌得住；因此就被他们拿住了。”蒋爷听罢，暗想着：“据他说来，这细条身子的倒像我二哥。只是因何又越墙走了呢？走了又往何处去呢？”又问龙涛道：“你方才可见二人进来么？往哪里去了？”龙涛道：“往西。一片竹林之后，有一段粉墙，想来有门，他们往那里去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转身来至竹林边一望，但见粉壁光华，乱筛竹影。借着月光浅淡，翠荫萧森，碧沉沉竟无门可入。蒋爷暗忖：“看此光景，似乎是板墙，里面必是个幽僻之所。且到临近看看。”绕过竹林，来到墙根，仔细留神，踱来踱去。结构斗笋处，果然有些活动。伸手一摸，似乎活的。摸了多时，可巧手指一按，只听咯噔一声，将消息滑开，却是个转身门儿。蒋爷暗暗欢喜，挨身而入。早见三间正房，对面三间敞厅，两旁有抄手游廊①。院内安设着白玉石盆。并有几色上样的新菊花，甚觉清雅。正房西间内，灯烛明亮，有人对谈。

泽长蹑足潜踪，悄立窗外。只听有人喟声叹气，旁有一人劝慰道：“贤弟，你好生想不开，一个尼姑有什么要紧。你再要如此，未免叫愚兄笑话你了。”这说话的却是吴道成。又听花蝶道：“大哥，你不晓得。自从我见了她之后，神魂不定，废寝忘餐。偏偏的